

新聞教育的數位挑戰與轉型： 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為例

林宇玲^{*}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摘要

數位科技改變了新聞生產環境，對新聞業和新聞教育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儘管是危機，卻也是轉機，在混亂、顛覆的新聞環境中，開闢新的可能性。本文試圖從新聞教育者的反身性角度，檢視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所面對的挑戰與改革，並藉由探討新聞學的改變、西方新聞教育的應對，延伸至國內的轉型案例——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作為個案，說明新聞教育為何要轉型、如何轉型，以及轉型的遭遇與困難。最後，本文提出三項建議，分別是建立 Journalism 2.0 倫理規範、重新檢視理論課程的內涵，以及調整教師心態。

關鍵詞：新聞學 2.0、新聞教育、新聞教學醫院模式、創業新聞學、數位轉型

^{*} Email: ylin@mail.shu.edu.tw

投稿日期：2020 年 3 月 23 日

接受日期：2020 年 9 月 5 日

壹、前言

數位科技改變了新聞媒體生態，原是主心骨的印刷媒體也陷入困境 (Williams, 2017, p. 4731)。隨著閱讀率下降、廣告收益銳減，以及紙張成本上揚，不少國內外的報刊雜誌紛紛面臨裁員、縮編、停刊，或被迫轉型為網路媒體的命運。報業的榮景不在，各家媒體無不引以為鑒，戰戰兢兢，「如何因應快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已成為新聞業的首要之務 (Casero-Ripollés & Izquierdo-Castillo, 2013; Downie & Schudson, 2009)。

除了新聞業外，大學新聞相關科系所面對的數位衝擊，也不容小覷。一直以來，新聞教育都是採用自由報業的思維，不僅新聞哲學以報業的四大理論為主，強調新聞的「客觀性」、新聞媒體的「第四權」及記者的「守門人」角色；在新聞實務上，也要求學生練習純淨新聞寫作、平面排版編輯，以及出版發行校園刊物 (Vine, 2016)。但，在「報紙將死」或廢紙的聲浪下，傳統以報業為內涵的新聞學系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尤其在「人人都是記者」的今日，不用接受新聞教育就能生產新聞，那新聞學系的價值何在？又是否應配合時下的數位傳播而更名，還是沿用「新聞學」之名，但因應數位變遷，進行科系的重新定位和課程的修訂？

目前國內外各大新聞相關科系的作法不一：有的學校選擇另增新科系，如摩根州立大學 (Morgan State University) 的「多媒體新聞學系」 (Department of Multimedia Journalism)；有的選擇更名，如南佛羅里達聖彼得堡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St. Petersburg) 的「新聞學與數位傳播學系」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Digital Communication)；也有新增專業，如丹佛大都會州立大學 (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 of Denver) 在新聞學系底下增設「匯流新聞學」組 (Convergent Journalism Major)，或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 (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 增加「數位新聞學」 (Digital Journalism) 碩士學位；也有提供雙學位，如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新聞學院提供新聞學和電腦科學的碩士雙學位 (Dual Degree in Journalism and Computer Science)。當然，更有不少學校仍在觀望，但大多數的新聞學系已增開數位相關課程 (Huang, Davison, Shreve, Davis, & Bettendorf, 2006)。

各別學校系所因為社文脈絡、政經背景、教育政策或數位資源的差異，而有不同的改革策略，但面對數位挑戰，增設數位技術課程，教導學生學習數位、多媒體技巧已成為必然的趨勢。然而，新聞學系學生獲得數位技巧，是否就能成為

未來的記者，趕上業界需求？當新聞教育以數位技術來進行改革，是否又會重蹈覆轍——重技術而輕理論、重實作而輕思考、重業界而輕學術？這些問題已引發國外學界的熱議，但國內相關的論述尚未多見，因此本文試圖從新聞教育者的反身性角度，檢視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的改革，並從以下三部分進行探討：

一、新聞守門模式的反思：新聞教育的傳統模式能否應付時下的媒體環境？

二、因應對策的反思：現有西方學界提出的解套方式能否讓新聞教育擺脫過去的批判，並跳脫數位困境？

三、個案的反思：以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數位改革作為個案，進一步檢視改革所面臨的問題與限制。

貳、守門模式的反思：新聞產品 VS. 新聞過程

新聞教育的目標與任務，涉及「何謂新聞學？」、「誰是記者？」及「實務內容為何？」(Deuze & Witschge, 2018)。最早的新聞教育是採用學徒制 (apprenticeship)——待新人進入報社後，再進行在職培訓 (on-the-job training)，但美國學界主張新聞學是一種專業，報社記者必須接受更好的教育，才能改善新聞品質，裨益民主發展，因而在二十世紀初推動以大學為主 (university-based) 的新聞教育 (Folkerts, 2014)。

隨著傳播科技的推陳出新，繼報紙之後，廣播、電視、衛星、電子報 (Web 1.0)，新聞組織一直都是採用報業以新聞室為中心 (newsroom-centricity) 的守門模式，強調常規化和受控的新聞形式 (routinized and controlled forms)，大學新聞教育也沿用此模式，傳授「單一媒介」、「分開平臺」的守門知識與專業技巧 (Deuze & Witschge, 2018)。

然而，Web 2.0 科技（如：YouTube、Blog 或 Facebook）改變了一切，不但開創多種新聞形式（如：協作新聞、臉書新聞）和跨平臺的新聞作業，也允許業餘者（即一般公民）參與新聞行列。以往的守門模式在匯流的環境中，顯得有些扞格不入 (Newton, 2012a)。這可以從下面四點看出端倪。

一、傳播管道

過去由於傳播管道有限，所能承載的內容相對受限，以致新聞組織必須採用專業守門，才能產出有品質且「值得信賴」(trustworthiness) 的新聞 (Sambrook, 2012, p. 39)。但在匯流時代，傳播管道的數量和容量激增，新聞媒體／記者已喪

失產製新聞的獨占權（monopoly）。再加上網路科技的高速、多媒體、超連結、互動性及跨媒體／平臺功能，也讓線上新聞不再局限於單一媒體／平臺的呈現，而且產製的時間縮短、訊息增多，幾乎每分鐘都是截止時間，因此很難再用「先篩選，後出版」（filter, then publish）的守門模式，取而代之的是「先出版，再篩選」（publish, then filter）的參與模式——藉由不斷更新訊息，同時鼓勵民眾參與新聞生產或討論，試圖以「合作看門」（collaborative gatewatching）和分擔責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來提高新聞的可信度（Bruns, 2003; Karlsson, 2010, 2011; Robinson, 2007）。

二、傳播方式

新聞學一向採用「線性傳遞」——由新聞組織將「完成」的新聞，單向傳送給所有民眾，也就是「由我們寫，你來讀」（we write and you read）。然而，在 Web 2.0 的今日，很多人並非從新聞媒體取得新聞，而是經由社群分享，甚或由朋友圈來決定關注的議題，新聞媒體的影響力大不如前（Cochrane, Sissons, & Mulrennan, 2012; Ekström & Westlund, 2019）。加上網路科技標榜非線性、去中心化、去階層化的傳播方式，不僅有助於打破新聞生產／消費、後臺／前臺、專業／業餘的界線，也能讓民眾和新聞、記者，甚或其他公眾進行互動，創造更廣的參與對話（engaged dialog）（Mihailidis & Shumow, 2011）。

三、記者和閱聽人身分

記者原指服務於新聞組織且受過新聞訓練的專業人員，但在數位時代，人人都是記者／出版者，雖然他們只是業餘／公民記者，缺乏專業和資源，多只做偶發或隨機的新聞（accidental or random acts of journalism），但他們的人數眾多且遍及各地，可能隨時就在新聞現場，只要一支手機，便能即時傳送「第一手消息」，迫使新聞組織也不得不和他們合作。除了做新聞外，民眾也不再是被動的新聞接收者，而是主動上網留言、討論或批評，成為第四權的守門人（watchdogs of the watchdogs），又被稱為「第五權」（the fifth estate）（Bruns, 2003）。

四、新聞本質

在 Web 1.0 時，記者仍處在 News 1.0/Journalism 1.0 的世界，Web 1.0 科技（如：e-mail）讓新聞的守門工作變得更有效率，維持了傳統的編輯理想型（editorial

ideal) (Brasen, 2009, June 19)；但進入 Web 2.0 後，在新聞學內產生了斷裂（disruptive）並造成混亂，Brasen (2009, June 19) 稱此為 News 2.0/Journalism 2.0。新聞已非專業控制下的產物——一個已經完成的事實報導，而是人人都有機會參與新聞的生產過程，透過不斷的對話（如：眾人的質疑和批評）和互動，進一步擴展或連結不同的觀點，新聞已演變成持續改變的「過程」(Robinson, 2011; Singer, 2010)。

顯然，新聞的運作大異從前（見表 1），新聞本身雖然是專業，卻也是公民活動（civic activity），其角色主要在鼓勵公眾參與，更甚於專業守門或訊息傳遞。因此，新聞業當前所需解決的難題：除了跟上新技術外，還必須拿捏專業守門和開放參與之間的分寸，以維護新聞品質。記者不僅要有能力生產多媒體、跨平臺的新聞內容，也能利用社群媒體進行即時報導，和網友互動，並針對公共議題進行參與性對話 (Mihailidis & Shumow, 2011)。當然，這些改變也意味著新聞教育必須進行徹底改革，才能趕上 Journalism 2.0。

參、西方新聞教育的反思

自從美國密蘇里大學於 1908 年成立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後，一直引發各界爭議。早期的問題偏重在「新聞作為一項技藝（craft），是否需要大學文憑？」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世界各國陸續採用高校模式的新聞教育，而新聞業也開始聘僱新聞學系畢業生從事入門工作時，問題也轉向「理論與實務課程，孰重孰輕？」(Egbujor, 2018; Folkerts, Hamilton, & Lemann, 2013; Skinner, Gasher, & Compton, 2001; Šopar, Georgievski, & Trajkoska, 2017)。

表 1：當代新聞的轉變

新聞學	News 1.0/Journalism 1.0	News 2.0/Journalism 2.0
新聞模式	工業時代：客觀新聞	數位時代：網路新聞
傳播管道	單一、有限	匯流、繁多
新聞處理	新聞室內：階層化的專業守門控制	開放後臺：專業與業餘的合作、參與模式
傳播方式	單向線性、由上至下、一對多的傳遞模式	非線性、由下至上、多對多的參與模式
記者身分	新聞組織的專業人員	任何人
讀者身分	訊息接收者且是公民	公民不僅是接受者，也是生產性使用者（producer）或公民記者
新聞本質	新聞成品：事實報導	新聞處在變動的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畢竟做新聞不同於做學問，需要有相關的實務技能和實戰經驗，而高等教育偏重在思辨和研究，要求新聞系學生修習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及傳播相關課程 (Sligo, 2004, pp. 195-197)，導致學生在校所學不能完全契合業界所需 (el-Nawawy, 2007; Picard, 2015)。批評者認為，新聞教育的學院化 (academization) 太過學術，讓學生花太多時間學習一些無用的理論，因而建議新聞教育應採用產業導向 (industry-oriented)，著重在以技巧為主的訓練 (skill-based training) (Corrigan, 1993; Medsger, 1996)。

但支持者反對這種「為職業準備」(preparation for a career)的作法，他們主張新聞教育是在服務民主和公眾而非業界，新聞學也不等於新聞產業 (news industry)，而是為了修正 (correction) 新聞業的弊端，提供更好的新聞報導，才要求學生學習更多知識和調查分析技巧，以善盡其角色義務 (Francis, 2013; Skinner et al., 2001)。換言之，新聞教育不是在培養新聞工作者 (news workers) 而是理想的記者 (ideal journalists)。

不論是強調新聞產業的現實面，抑或新聞學的規範面，新聞教育的確包含職業訓練和學術學科 (academic discipline) 兩部分。誠如 Skinner et al. (2001, p. 344) 所言，「新聞教育猶如一位僕役，同時服侍兩位主人：一方面，新聞教育藉由供應新聞室訓練有素的畢業生來滿足新聞組織的要求；另一方面，新聞學系被要求符合大學標準，即高等教育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遠超過職業訓練」。然而，做新聞和討論新聞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Bovée, 1999)。為了讓學生畢業後既能找到工作，又可以促進新聞、民主健全發展，學界一般都同意兩者不能偏廢，必須採用整合 (integrated) 取向，同時結合理論和實務。但，兩者的比重該如何分配，又是一番論戰。

一、理論 vs. 實務

這問題也從二十世紀末，延燒至今。新聞教育的實作課程原以傳統媒體為主，但在數位時代卻顯得黔驢技窮，無法跟上快速變遷的媒體環境。在美國的研究顯示，大學所傳授的新聞技巧被認為過時，且和職場所需逐漸脫節 (Adams, 2008; McDonough, Rodriguez, & Prior-Miller, 2009; Wenger, Owens, & Cain, 2018)。Knight 基金會因此建議新聞院校應朝向「數位優先」(digital first) 發展，除了舊有的採訪、報導技巧外，再新增數位匯流技術或多媒體等課程 (Lynch, 2015)。Huang et al. (2006) 亦發現，在美國已有六成的新聞學院重新設計課程，以便讓學

生能在多平臺上生產新聞；至於那些無法新增數位課程的學校，Todd & Levine (2010) 則鼓勵他們和產業合作，務必讓學生能習得數位技能，以適應職場。

儘管有不少學者支持數位（技術）優先的作法，但增加實務課程，勢必壓縮原有的理論課程。Kelley (2007) 以為，數位科技只會不斷推陳出新，技術永遠學不完，學生需要的反而是批判性思考，讓他們瞭解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做出明智的選擇和調適。Taylor (2003，轉引自 Kelly, 2007, p. 6) 也指出，學習多媒體技巧或許能幫助學生找到工作，但學院培訓的只是技術員（technicians）而非思考者。即使有不少批評聲浪，但面對數位化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大多數的教育方案仍是圍繞在科技／技術問題上，似乎強化個人的科技／技術能力後，一切難題便能迎刃而解，簡化了記者和新聞工作之間關係。

技術與理論之間的平衡考驗著新聞教育者的智慧，但 Skinner et al. (2001, p. 349) 認為，課程的比重或許不是癥結所在，而是兩者該如何結合的問題。學生不僅需要專業技能和廣泛的社會知識，更應瞭解新聞業如何參與整個社會的意義產製。為此，新聞教育應教導學生如何將理論概念應用在實務上，進一步對廣泛的文化、政治、經濟結構進行批判，尤其應對新聞產業進行反思，以協助學生瞭解現有新聞專業的規範與意識形態作用對其工作的潛在束縛，以及未來改變的前景 (Hirst, 2010)。

除了理論與實務之爭外，西方學界面對數位匯流還有兩大論辯：一是新聞教育的方向（direction）是培養專才或通才（specialist or generalist）？二是新聞教育的任務（mission）是採取跟隨者模式或創新者模式（follower mode or innovator mode）？

二、技術通才 vs. 內容專才

首先，新聞教育的方向過往一直偏向訓練學生成為某一媒體、新聞類型或議題的專才 (Deuze, 2006, p. 26)，如報社的政治記者或電視臺的攝影記者。由於不同媒體或新聞類型所需的技能有別，为了提高新聞報導的品質，學生在校只要挑選某項技藝（如：文字、攝影或影音）加以培訓，便能成為這方面的專才。不過隨著傳統媒體的式微，學有專長的記者反而很難適應今日跨平臺的工作環境，迫使教育者重新思考新聞教育的方向與定位：課程是否應按照個別媒體的特性而發展成「序列課程」（sequence courses），還是打破序列，以多媒材、多樣態方式讓學生同時學習各種技能 (Mensing & Ryfe, 2013, p. 37)？

「媒體匯流」(media convergence)涉及不同媒體內容、媒體形式,甚至媒體組織之間的匯流,記者因此也應具有「角色匯流」(role convergence)的能力(Huang et al., 2006, p. 228)。猶如背包記者(backpack journalist)身兼數職,能掌握各種數位技術,一人多工完成新聞的生產與出版,包括文字寫作、攝影、剪輯、編輯或貼文等工作。學界雖然擔心學生什麼都學,容易變成什麼都不專精,但在匯流的今日,新聞教育採用通才取向(generalist approach)似乎是較有利的作法,有助於學生成功就業(Larrondo-Ureta, Peña-Fernández, Meso-Ayerdi, & PérezDasilva, 2019; Wotkyns, 2014)。

Lugo-Ortiz (2016) 稱此為「新通才記者」(a new generalist-journalist),他們必須具備多媒體技巧、社群媒體管理,以及資訊科技的知識,並能將這些能力同時應用在商業或另類平臺上。為了達成此目的,新聞教育似乎無法再沿用「序列課程」,反而須培養學生的工作彈性、多工能力及合作技巧,並能以四種方式訴說故事(Larrondo-Ureta et al., 2019):

- (一) 利用各種媒材(如:文字、圖像、聲音、影像等)編寫故事,並能以動態、連結方式持續地擴大、延伸故事;
- (二) 除了將每一故事上網並在多平臺發行外,也能根據需要,進行發行版本的調整;
- (三) 將故事從一開始便設計成多平臺的內容,並以跨平臺或小組合作的方式進行;
- (四) 跨媒體的故事(transmedia stories)除力邀使用者參與其中外,也能運用各種傳播方式(如:病毒視頻、電視節目、推文等)發揮其優勢。

儘管多平臺能讓學生學會以不同的形式說故事,但易演變成新聞的呈現者(news presenter)而非報導者(Gasher, 2015, p. 105)。反對者以為,新聞的內容遠比形式重要,而內容的專業知識無法一蹴可幾,不論是政治、經濟、醫藥、文化等新聞主題,都需要時間慢慢累積知識;學生之後才有能力針對事件問對的問題、建立脈絡、提供分析,以及給予意義(Gasher, 2015; Nisbet & Fahy, 2015)。

Donsbach (2014) 和 Patterson (2013) 亦主張,記者的職能不應該是通才,而應類似醫生、律師或其他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為了提高記者的質量,應訓練他們具備五種能力(Takahashi & Parks, 2018):

- (一) 具有新聞事件發生之歷史與智識脈絡的知識;
- (二) 對他們所報導之特別主題的掌握;
- (三) 擁有過程知識,即瞭解有關支配新聞決策和傳播過程的社會心理因素;

(四) 在寫作、採訪、事實蒐集方面的專業技巧；

(五) 對專業價值和角色的承諾。

對反對者來說，高品質的新聞報導必須要求專業化，也就是須要新聞內容的專才，才能確保新聞判斷的正確性，而此遠非平臺的特定知識所能促成 (Donsbach, 2014; Gans, 2004; Gasher, 2015; Nisbet & Fahy, 2015)。其實，Lugo-Ortiz (2016, p. 284) 也瞭解通才的主張，可能引發內容變得淺薄的疑慮，而呼籲新聞學院應重新反思教育的目標：究竟是培養學生成為新聞業的入門者，還是為了生產更深入的主題，以提高新聞和公眾的辯論？

三、跟隨者模式 vs. 創新者模式

另一項爭議則涉及最根本的新聞教育典範與任務模式。過去新聞教育遵從「技藝為主」(craft-centre) 的典範，其任務是在訓練未來的記者，Deuze (2006, p. 25) 稱此為「跟隨者模式」——新聞教育反映專業的真正需求，亦步亦趨地緊跟在新聞業之後，以新聞專業的歷史、職業常規與價值，以及專業技能的要求來規劃新聞教育的課程與核心能力。

然而，傳統新聞媒體的好景不常，廣告下滑、人事緊縮，就業市場相對萎靡，如果新聞學院繼續採用「跟隨者模式」，以畢業生的就業成果來看，辦學成效勢必不彰。事實上，今日新聞系畢業的學生就業市場十分多元，包含行銷、公關、市場調查與分析人員等，並非狹義的記者一行 (Shapiro, 2015)。這也意味著新聞系的核心任務未必是「準備」(preparation)——讓學生成為未來新聞行業的一員。

在資訊豐富的時代，人人都能成為記者，似乎沒有必要再接受專業的新聞教育，但這種想法其實是錯的。資訊縱然爆炸，卻流言蜚語四起、假新聞當道，人人更應接受新聞學的訓練，以強化個人在後真理時代 (post-truth era) 的資訊處理能力。De Burgh (2003, p. 105) 曾說，「新聞學——至少可能——比其他許多人文和社會學科具有更多的潛力，因為它提供極好的機會將所學的技巧直接關聯至理論，並將反身性實踐 (the reflexive practical) 和應用理論完美結合，讓新聞學成為一門了不起學科——作為一個學術學科具有極大的潛力。」接受新聞教育不一定要成為記者，而是能利用新聞學的學科訓練（如：遇事懷疑並查證），有效區分真理／偽造、事實／意見、原因／藉口 (Bhaskaran, Mishra, & Nair, 2019)。

就此而論，新聞教育應是一種知識取向 (an approach to knowledge)，教導

學生一套新聞學的認識論（a journalistic epistemology）——以查詢方法（method of inquiry）獲得事實的可靠性（factual reliability），讓學生學習如何懷疑和批判、獨立調查、與陌生人應對、辨明資訊的真偽、將原始資料變成可靠的事實，並以白話的敘事方式、透過各種平臺傳遞給大眾——這些能力對各種職業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Shapiro, 2015）。

雖然這些能力也和之前的典範相似，但更強調學生的認知與反思面，也就是新聞教育的典範已從職業準備（「以技藝為主」）走向「以知識為主」（knowledge-centred）或「以認識論為主」（epistemology-centred）的典範（Shapiro, 2015）。Ward (2010, pp. 146-147) 指出，新聞學是一種主動、解釋的文化活動，為了產製有根據的詮釋，必須透過適切的標準來檢測新聞調查（journalistic inquiry），包含檢查偏見、質疑據說的事實和觀點、尋找證據，以及防止大意、未經批判的報導，以證明其選擇的合理性。今日的新聞學已不再追求反映真實，而是抱持開放的態度，努力做出具有效力的詮釋（如：測試並整合多種的事實、來源、角度）。如此的訓練將能協助學生在不斷擴大的媒體平臺上，產製或接收有用的訊息。

Brasen (2009, June 19) 曾提及，新聞學已從 Journalism 1.0 進入 Journalism 2.0，此轉變無可避免地也將引發新聞教育的重新布署。過去新聞教育採用的「跟隨者模式」，隨著傳統媒體的裁員風暴也受到質疑；為了振興新聞學，北美學界主張以「創新者模式」取代。目前已有兩種模式被提出來，分別是「教學醫院模式」（teaching hospital model）和「創業模式」（entrepreneurial model）。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 Nicholas Lemann 在 2009 年首次提出「教學醫院」應用在新聞教育的構想，「像教學醫院的新聞學院當他們教育學生時，也能為社區提供重要服務」。Lemann 主要關切新聞學的供應面（supply side），由於傳統媒體的「廣告主一閱聽人」商業模式受創，嚴重危及地方媒體的營生，因而敦促新聞學院應利用現有的設備，替代他們成為新聞的生產中心，教育學生同時造福社區（Anderson, Glaisyer, Smith, & Rothfeld, 2011; Lemann, 2009; Mensing & Ryfe, 2013; Young & Giltrow, 2015）。在 Knight 和新美國基金會（The New American Foundation）的贊助下，美國已經有不少新聞學院正在進行「新聞的教學醫院」（journalistic teaching hospital）計畫，譬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沃爾特·克蘭基特新聞學院（Walter Crankite School of Journalism）以被收購的 Arizona 公共廣播機構（Public Broadcasting Entity），

組成一間由新聞編輯室和實驗室所構成的教學醫院，讓校內新聞、電視、廣播及多媒體等學系的師生能共享資源，在此處進行多平臺的技能學習和跨平臺的小組合作 (Lynch, 2015)。

Newton (2013) 指出，社區需要新聞來維護其社會健康，新聞可謂是社區的命脈 (lifeblood)，因此新聞教育除了協助學生在現實社會裡做中學之外，更應帶領他們參與社區，報導社區所需的新聞。為此，「新聞的教學醫院」應包含六項要素，分別是：

- (一) 學生從事新聞工作；
- (二) 專業人員指導他們提高新聞品質和影響力；
- (三) 教授提供專題知識和提出問題；
- (四) 創新者開拓新工具和新技術；
- (五) 學者進行重大的研究項目；
- (六) 所有人通力合作，不但善盡告知之職，亦提高社區參與。

採用「教學醫院」作為隱喻，是因為它不僅服務社區，還必須進行臨床試驗——研發各種新藥和技術，這也意謂：新聞教育不再墨守成規，而是尋求改變。一方面，藉助有經驗的專家，讓師生能在數位平臺下，以做中學的方式，實際參與新聞操作，為社區提供更好的報導；另一方面，則允許學生探索並嘗試各種新技術和報導形式 (Newton, 2012a, 2013)。Newton (2013) 認為，目前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有三種活動和教學醫院模式有關，分別是：

- (一) 急救 (first aid)：鼓勵個別學生利用社群媒體關心和報導社區的見聞；
- (二) 診所 (clinics)：協助學生在專業的帶領下進行各種的社區報導，如：新聞學院的學生媒體 (student media)，整合學校的資源、設備，在教師的指導下，出版具有專業水準的社區報導；
- (三) 實驗室 (labs)：帶領學生研發數位時代所需的各種傳播技術或新軟體。

Newton (2012b, 2013) 強調，要成立一家教學醫院必須結合上述三種活動，讓教學醫院能提供比商業媒體更有品質的新聞，同時提高社區參與。正因如此，教學醫院最終將能成為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的改變引擎 (the engine of change)，而不再只是為了產業而設的新聞培訓計畫。

即便如此，Mensing & Ryfe (2013) 卻直言，「教學醫院」很難改變現狀，因為學生所練習的仍是目前產業所定義的新聞工作，而且這種模式比較適合資金雄厚的學院；在新聞業加速轉型之際，「創業模式」反而更加適合。此模式要求學

生去除舊思維，以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技能，為新聞學和自己找出新路，在低成本、低風險的數位環境中，開發以新聞實踐為主的新商業模式 (Benedetti, 2015; Breiner, 2013, May 17; Briggs, 2012; Carbasse, 2015)。

過去的新聞室典範 (newsroom paradigm) 將記者和業務分開，記者僅負責內容端，而無須過問接收端，但「創業模式」則結合長久以來新聞學切斷的兩端 (Wagemans, Witschge, & Deuze, 2016, p. 165)，要求學生從需求面著手，瞭解利基 (niche) 對象，並根據其需求去生產內容，再進行出版、宣傳及行銷等事宜，也就是將企業思維帶入新聞生產的每一階段，從內容至販售，皆由學生一手包辦。如此的模式現又被稱為「創業新聞學」 (Carbasse, 2015; Ferrier, 2012; Mensing & Ryfe, 2013; 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創業新聞學試圖將企業、管理帶入新聞教育內，學生除了學習新聞技巧外，也應具備商業能力，能將其新聞實踐轉變成新事業。為了培養創業記者，新聞教育必須增開「媒介經濟學」、「產品開發」、「市場行銷」等課程，以協助學生掌握內容產品的行銷、業務、發行、成本及風險等細節 (Carbasse, 2015; Mensing & Ryfe, 2013)。目前除北美外，在拉丁美洲、歐洲等地的新聞學院也陸續採用創業模式，或至少開設「創業新聞學」課程，試圖帶領學生自創品牌或尋求改變 (Carbasse, 2015; 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不過，Vázquez Schaich & Klein (2013) 也發現，這些課程多是針對研究所或畢業生開設且以選修為主，大多數的新聞學院對「創業」仍抱持懷疑，擔心學生無法在公共報導與商業利益之間取得平衡。除了倫理考量外，Cohen (2015) 也質疑，創業新聞學恐掩蓋新聞人員在勞動市場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與風險。

儘管兩種模式各有其缺點，但皆顯示西方學界在面對數位變革所做的努力，他們已意識到新聞教育不能再守缺抱殘，而必須更具動態和內省力，唯有不斷反省新聞教育的目的與任務，才不會被潮流淘汰。誠如 Newton (2012a) 所言，「透過『創意性破壞』的時代 (the era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大學可以引路，但前提是他們願意毀壞和重建自身。」

肆、個案反思

在瞭解新聞學的現況與西方新聞教育的改革後，國內新聞教育又是如何應對數位衝擊？本文以世新大學（簡稱世新）新聞學系所（包含研究所改造）的數位轉型作為個案，說明改革的經過、所遭遇的困難及限制。本人在世新新聞學系任

教二十餘載，於 107 學年接任系主任一職，參與新聞學系的數位改造計畫，除深知改革的始末外，更試圖從反身性觀點檢視整個轉型的過程，並以此作為國內新聞教育改革的借鏡。

世新新聞學系成立迄今，已有 62 年的歷史，從專科（如：新聞科或編採科）、改制為大學後的分組（如：編採組或國傳組），乃至成立新聞所，歷經多次的學制改革¹，但都以報業模式作為課程設計的主軸，並在實習刊物《小世界周報》（簡稱《小世界》）上展現其成果，由大學部三年級學生負責報紙的採訪、編輯、排版、印刷，乃至發行。

在 Web 1.0 時代，系所追求資訊化，除了「電腦排版實務」課外，另增設「電子報新聞採寫」和「電子報」，並新增《小世界電子報》，但實際只是將報刊內容直接鑄入（shovel）電子報內。不過，值得一提，由於臺灣記者的社會聲望不斷下滑，《小世界》在 98 學年度也增加「電視組」和「網路組」，同時在課程上增開「電視新聞製作概論」、「電視新聞實作」及「多媒體新聞與實作」必修課，學生除了必選報紙組外，另一學期可以自選其他組別，不過這些組別的作品並未正式對外，只是在校內發行。報紙組的能力表現，尤其是採寫、編輯，仍被視為新聞系的核心能力指標。

直至近年，新聞系所的對外招生屢屢不利，開始成為校方檢討的對象。在 105 學年，碩士班註冊率僅有 13.33%；在 106 學年，大學部註冊率則是 91.94%，位列新聞學院的八系之末、全校倒數第六。校方高層質疑，新聞系原是世新大學的龍頭科系為何會演變至此，要求立即進行改革。

一、第一波改革：廢紙

從 105 學年起至 108 學年，新聞系的改革歷經兩波。第一波是廢紙並建置網路媒體。因應全球的廢紙聲浪，《小世界》在校方的要求下，全面數位化。雖然過去也有《小世界電子報》，但只是報紙的電子版，一旦廢紙，《小世界》也必

1 世新大學新聞學系的前身為世界新聞職業學校高職部「編輯採訪科」，成立於 1956 年 8 月；1960 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並更名為「新聞科」；1962 年再修改回「編輯採訪科」。1991 年隨新聞學院改制，正式成立為新聞學系，並於其下分設「編輯採訪組」和「編輯翻譯組」；1993 年將「編輯翻譯組」更名為「國際傳播組」。1997 年 8 月，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改制為世新大學；1999 年之後增設「碩士在職班」及「二年制在職專班」；2002 年碩士班開始獨立招生。2004 年 8 月因應新聞傳播學院分殊發展需求，取消分組，回歸「新聞學系」的主體特色。自世新大學創校以來，新聞或編採學（科）系即為指標科系，經歷年的發展與蛻變，除維持為全校四學院、三十餘系所之屬一、屬二之核心學系，亦為全國新聞系所的代表之一。

須重新定位。在黃惠英主任的帶領下，《小世界》放棄時事路線，改走以議題為主的專題報導，範圍也不再局限於大文山區，實習學生被分成圖文、影音及網路三組，將其產製的內容全部上網。

由於《小世界》網站初創，系統運作並不穩定，常出現錯誤，必須隨時調整，也引發學生的抱怨。當時網路組的副總編輯王芳瑋表示，新聞系學生普遍缺乏資訊背景，不論是後臺或軟、硬體的維護，對學生來說都是一項考驗。

網站完成後也陸續出現一些 bug，需要隨時調整，重新架設網站也引起與學生間的摩擦，像是「為什麼要重新架設網站？」「為什麼要改成這麼麻煩？」等，規定不夠明確的地方也引起一些爭議，如格式錯誤該扣幾分之類的。約過了一年，新網站因為使用太多外掛而被病毒入侵無法使用，因此又緊急架設一個新網站。雖然外包給了工程師，但遇到問題還是無法立即解決。（王芳瑋，2020 年 2 月 12 日）

當年的《小世界》助教林書瑀也指出，剛成立的網站雖然沒有現在好看，總是數位化的第一步，所有內容可以全面上網，讓更多人看到，不過也切斷了周報和社區的聯繫。

印製報紙時期，《小世界》可透過送報與社區進行面對面的實體接觸，穩固報社和社區之間的情誼。停止印報後，實習記者與社區接觸次數下降，轉往網路發展，觸及人數不再僅限於社區鄰里，改往全國發展，觸及人數比以往更為全面、更寬廣。（林書瑀，2020 年 2 月 14 日）

經過兩年的努力，學生逐漸熟悉並接受《小世界》的運作，懷舊和怨言變少，網站也漸上軌道。

二、第二波改革：數位優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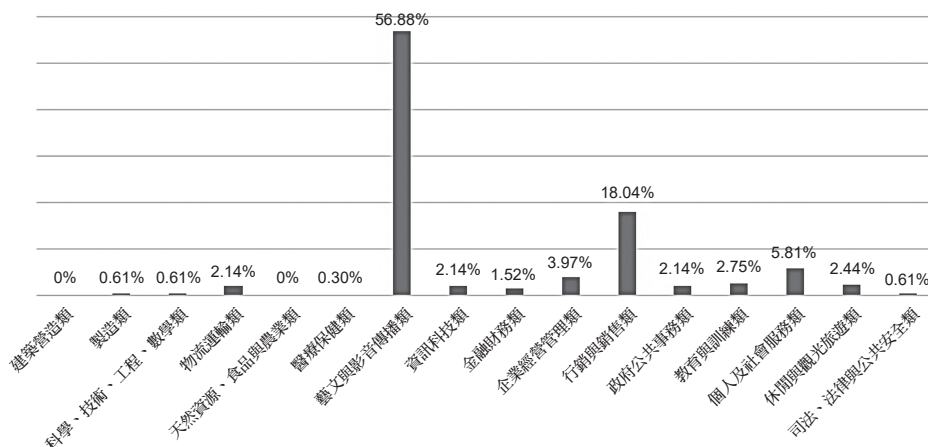
第二波的改革是「數位優先」，確立新聞學系的新特色。《小世界》線上發行後，校方仍認為「數位化程度不夠」、「表現過於靜態」，並歸因於「新聞系＝報業」的課程設計所致，必須盡快進行改造，從系所更名或重新定位著手。由

於系上教師大多反對更名，因此在 107 學年起參考國外的「數位優先」作法，重新定位新聞學系。

根據 2019 年畢業流向的調查資料顯示，新聞系所畢業生的就業市場相當多樣，從事傳播相關行業占 56.88%，其次是行銷與銷售業占 18.04%，第三則是個人與社會服務業占 5.81%，並非只從事記者一行（見圖 1）²。就實際的就業考量，本系改以 Shapiro (2015) 所建議「以知識為主」的典範，培養學生普遍具有一套新聞學的認識論，並在其感興趣的領域上善用此訓練。新聞學系不再只是為未來記者做準備，而是讓學生能在數位傳播的相關領域上發揮所長，同時擁有批判思維、新聞識讀及資訊處理的能力。

為了順應數位匯流的趨勢，在教育方向上，新聞學系捨棄以往的「序列課程」設計，改以「數位多工」取代，將「基礎採訪寫作」、「基礎新聞編輯」、「廣播新聞」、「電視新聞實作」、「新聞影音專題」等課程，調整為「基礎數位新聞採訪寫作」、「基礎數位新聞編輯」、「數位播音技巧實作」、「影音新聞實作」、「進階融媒體新聞專題」。課程不再強調單一媒體／技能的培訓，而是朝向不同素材在跨／多平臺的應用，試圖訓練新聞系學生成為 Lugo-Ortiz (2016) 所謂的「新通才記者」，具備 Journalism 2.0 的技能，不僅能編寫、發行多媒體和

圖 1：新聞學系所畢業生就業類別與比例



資料來源：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提供。

2 新聞學系在 2019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針對已畢業一、三、五年的學生進行就業調查，有效樣本共計 327 人，其中大學部占 93.58%（306 人）：研究生占 6.42%（21 人）。

跨平臺的新聞內容，也能利用社群媒體和網友互動，並針對公共議題進行參與性對話或社會動員 (Mihailidis & Shumow, 2011)。

有些學者擔憂，通才取向易導致內容變得膚淺 (Gasher, 2015; Lugo-Ortiz, 2016; Nisbet & Fahy, 2015)，然而，通才和專才並非魚和熊掌的關係。新聞學系在技術上雖然採用「多媒體通才」訓練，但在內容上仍然主張「專才」，保留了基礎理論課程，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或公共衛生等課程（見表 2），除要求學生培養特定主題的專業知識外，也鼓勵他們以輔系或學程方式加強跨學科的學習。新聞學系對內容專才的要求，亦反映在《小世界》的議題報導走向上，讓學生從中體會專業知識對提升新聞品質的重要性。

為了配合「數位優先」，在實務課程上，新增一些數位技術課程，如：「資料新聞與視覺化」、「新聞探勘」、「虛擬實境與新聞報導」、「360 度全景攝影新聞實作」、「動畫新聞理論與實作」等，但實務課的比重並未因此改變，仍維持在 47–48%，這是因為新課多以原有的技術課程進行替換。

在理論課程上，則維持系所既有的傳統——以公共和批判取向為主。除相關的人文和社會科學、傳播知識外，另有「文化研究」、「媒體批判」、「全球化與傳播」等課程（見表 2），協助學生以批判取向質疑和反思新聞專業的結構問題與意識形態作用 (Hirst, 2010)。不過，理論課程受到「削減必修課」的政策影響，許多課已改成選修，如：「公共新聞學」、「傳播史」、「傳播與文化」等。

儘管在課程設計上已平衡實務與理論的比重，但為避免 Skinner et al. (2001) 所擔憂課程分成兩大塊，從 107 學年起，加強理論融入實務中，在《小世界》增設「新聞評議」和「公民論壇」。前者主要是讓學生有機會將「新聞學」、「新聞倫理」、「新聞法規」等課程所學，應用在檢視和針砭時下的各種新聞亂象（見表 3）；後者則要求學生針對重大公共議題，結合產、官、學、民舉辦公民論壇（見表 4），以落實「公共新聞學」課程的主張——讓不同群體的意見公開論辯，尋求解決之道 (Nip, 2006)，試圖藉由這些努力，讓理論能和實務緊密結合。但值得注意，在理論融入實務的過程中，也有學生反映一些理論的觀點應用在數位實務上有些衝突，例如：新聞媒體的角色究竟是客觀告知，抑或動員參與？在某程度上，這也反映出課程的改革不應只是理論和實務的比重或相容問題，更涉及理論的實質內涵是否符合時代所需。

至於研究所部分，過去以理論課為主，現則增加實務課，尤其是和數據分析相關的課程，如：「資料新聞學」、「大數據與新聞探勘」，試圖培養研究生的數據挖掘、處理及視覺化能力，並開放「實作論文」作為其畢業的選項。從 107

表 2：世新大學新聞學系 108 學年度數位改革後之課程分類

類別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理論類	新聞學、網路傳播概論、運動新聞學、數位新聞美學概論	傳播研究方法、新聞與政治學、新聞與心理學、新聞與社會學、新聞與經濟學、新聞與公共衛生、社區與傳播、公共新聞學、民族誌與新聞敘事、網路新聞學、影音新聞製作概論、媒體典範與新聞經典閱讀	新聞倫理、媒體批判、文化研究、質化研究方法、傳播理論進階、閱聽人分析專題、政治傳播、新聞與資料分析、精確數據新聞報導、全球化與傳播、國際新聞專題分析與報導	新聞與國際關係、新聞與產業、傳播科技專題、新聞與金融市場、新聞法規、新聞媒體文化與消費、新聞與社群分析、運動新聞研究
實務類	基礎新聞攝影、基礎數位新聞採寫、基礎數位新聞編輯、數位播音技巧實作、新聞漫畫、新聞影音拍攝與剪輯	網路新聞實作、資料新聞與視覺化、平面排版實務、報導攝影學、兩岸新聞報導、新聞專題報導、影音新聞實作、360 度全景攝影新聞實作、數位播音技巧實作、進階採訪寫作、動畫新聞理論與實作、基礎數位雜誌	小世界實習、新聞探勘、行動媒體新聞實作、進階數位雜誌	虛擬實境與新聞報導、深度調查報導、畢業製作實作、畢業製作設計、進階融媒體新聞專題實作、特稿與評論寫作、媒體實習（一）、媒體實習（二）
英文能力類		新聞英文（一）	英語新聞報導經典選讀、英語新聞報導、新聞英文（二）、英文口語訓練、全方位新聞英語	新聞編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註：此分類表適用於 108 學年入學者；世新新聞學系的課程仍不斷進行改革，未來課程也會有所調整。

學年起結合「新聞講座」和「資料新聞學」、「大數據與新聞探勘」課程，讓研究生能將課堂所學的专业知識和數據技能直接應用在新聞專題報導上³，以增強其數據實作能力。

在教育任務上，系所為實現「數位優先」，採用「創新者模式」。如 Deuze (2006, p. 25) 所說，新聞培訓不應只是為了配合產業需求，「而是成為『發展的實驗室』（development laboratory），讓學生能為變化的未來而非靜止的現在做準備。」新聞學系的課程改革正是為了培養學生數位創新，但改革需要時日，無法一蹴可幾，若要立即見效，只能透過《小世界》作為師生創新和實踐的平臺，這和 Netwon 所建議的「教學醫院模式」，不謀而合。

在規模上，《小世界》可能稱不上醫院，但至少是一間新聞教學診所，結合有實務經驗的教師、業師帶領學生實際生產新聞，同時舉辦各種工作坊（如：

3 碩士一年級學生從 107 學年度起透過課程結合，已陸續完成三項新聞專題，分別是里長選舉、校園毒品、癌症治療等，目前已刊登在《小世界》的融媒體專題內。

表 3：《小世界》已發布的新聞評議專題

標題	發布日期
新聞娛樂化衝擊 媒體喪失社會公益性	2019 年 12 月 23 日
小編發文風波 學者：應兼顧新聞守門	2019 年 12 月 23 日
扒糞式選舉新聞 媒體內容膚淺化	2019 年 12 月 13 日
24 小時電視新聞困境 多年仍無打破	2019 年 12 月 9 日
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	2019 年 12 月 2 日
電視媒體大選開票 應據實以報	2019 年 12 月 1 日
數位時代下紙本媒體的轉型與品牌價值	2019 年 11 月 25 日
促進多元 公民記者注入社會新觀點	2019 年 11 月 24 日
強化性別刻板印象 媒體塑造的框架	2019 年 10 月 21 日
氣象新聞誇大 可信度存疑	2019 年 10 月 21 日
記者素質遭質疑 新聞產業教育陷困境	2019 年 10 月 14 日
新聞自由與商業利益的權衡	2019 年 10 月 13 日
自媒體竄起 成傳統新聞勁敵	2019 年 10 月 8 日
臺灣缺乏國際新聞 媒體與受眾的羅生門	2019 年 10 月 7 日
正義背後的情感拉扯 《與惡》高收視帶動社會議題	2019 年 5 月 31 日
媒體侵犯隱私 當事人二度傷害	2019 年 5 月 29 日
教育業界接軌難 學生應增強實力	2019 年 5 月 25 日
網媒合稿亂象竄升 政府控管界線難定	2019 年 5 月 25 日
新聞系學生出走潮？媒體慘況成關鍵	2019 年 5 月 18 日
媒體造神？商業化的臺灣媒體	2019 年 5 月 3 日
新聞業競爭激烈 媒體搶即時背後的真相	2019 年 5 月 2 日
數位匯流時代 閱聽環境的未審先判	2019 年 5 月 2 日
數位匯流時代 閱聽環境的未審先判	2019 年 4 月 12 日
媒體環境競爭多 新聞產業搶即時	2019 年 4 月 12 日
網媒亂象叢生 付費訂閱成新生機？	2019 年 4 月 12 日
假新聞奪命 燕子颱風吹起的媒體亂象	2019 年 3 月 29 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融媒體新聞、數據新聞、360 度全景攝影等）以培訓學生各項新技能，讓他們能在《小世界》平臺上實驗新的敘說形式。整體來說，《小世界》的運作大致符合 Netwon 所列出的「新聞教學醫院」六要素，唯在社區服務部分，《小世界》現更傾向造福社群。

過去在紙本時期，《小世界》因受限於資源，只能定位在以大文山區為主的社區報，但上線後，學生能自由選做其感興趣的議題，不再受地理局限，即便如此，由於《小世界》的公共旨趣，所有的議題仍偏向主流媒體所忽略的弱勢族群

表 4：《小世界》舉辦的公民論壇

內容	與談人
107-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三）13:10-15:00 《國民參審制度：人人都能參與法律審判？》	聯合報鳴人堂主編許伯崧 新北地方法院法官時瑋辰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吳忻穎 新北市議員張維倩
107-2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4 月 25 日（三）13:10-15:00 《灰色地帶下的新媒體，抄襲邊界在哪裡？》	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所副教授胡元輝 宇軒國際法律事務律師廖芳萱 立法委員蘇巧慧 ETtoday 新聞雲執行副總編輯譚志東
108-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10 月 23 日（三）13:10-15:00 《臺灣罷工預告期，勞資談判鴻溝？》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教授林佳和 新北市勞工局專委胡華泰 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秘書長楊靜儀 中華民國全國總工會最高顧問林俊輝
108-1 小世界公民論壇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三）13:10-15:00 《找回自己的母語：新住民語在新時代面臨的考驗》	新課綱課審委員、新住民第二代劉千萍 東南亞裔新住民第二代何景榮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授張芳全 新住民語課綱委員、東安國小校長黃木烟
108-1 碩士班公民論壇 2020 年 1 月 3 日（五）13:10-15:00 《癌症——全臺癌症趨勢與醫療資源議題，你知多少》	臺灣癌症基金會副執行長蔡麗娟 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專案助理教授江濬如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癌症防治組科長黃巧文 癌症病友鄭喬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或地方問題（如：老人長照、身障運動、偏鄉醫療和教育等），也就是說《小世界》已從服務特定地理社區，走向服務更廣的社群。

從 107 學年開始，《小世界》廢除了網路組，網路技能（如：設置超連結、繪製圖／表、互動式表單等）成為必備的基本能力，學生只需輪流參與圖文和影音組，進行議題導向的報導。圖文組，顧名思義報導以文字和照片為主，文長需超過 2,200 字，另鼓勵以多媒材（如：聲音、影像）和互動形式（如：投票表單）來增補內容。以 2019 年 6 月的〈登革熱〉為例，整個專題以不同角度、各種形式（包含：圖文、影音、文字雲、數據、懶人包等）深入剖析登革熱疫情對社會的影響，不僅從數據圖表彰顯登革熱的趨勢變化，也製作登革熱遷徙地圖讓民眾更易瞭解疫情的擴散，同時加入病癥互動圖和問答遊戲，考驗民眾對登革熱的基本認識，讓新聞不再只是觀看，也是體驗、學習新知及交換心得的平臺（小世界，n.d.）。

除生產新聞外，圖文組也需另外發行電子版的報紙，同時每學期舉辦一次「公民論壇」。而影音組，則以生產 1 分半至 3 分鐘的影音新聞為主，輔以 600 字以上的文字報導，並每週定期發行電視串帶。此外，為達成數位優先，《小世界》另新增特別小組，包括「網路編輯」、「融媒體新聞」、「數據新聞」、「攝

影報導」及「360度新聞」，讓學生不僅能進行多媒體、跨平臺的各種新聞實作練習，也能探索並開發創新的報導形式。

前面文獻曾提及，今日的新聞學運作已進入 Journalism 2.0：新聞生產應是開放的過程和（記者—讀者間）雙向對話 (St. Clair, 2015)。《小世界》雖仍保留 Journalism 1.0 的守門機制和截稿時間，但並未將發行後的新聞視為「完成品」，而是一個開放過程，允許內容不斷地更正、增補或下架。同時，也結合社群媒體（如：Facebook、Instagram [IG]），讓民眾能對新聞議題發表意見，並將意見導入網站平臺內。以 2019 年 12 月的〈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新聞為例，編輯在臉書上除介紹該則新聞外，亦設計一款小遊戲讓民眾體驗面對言語霸凌該如何應對，獲得 105 則留言；這些留言現也導入官網新聞的下方（林育萱、張瓊文、張雅筑，2019 年 12 月 2 日）。

在 Journalism 2.0 時代，《小世界》的讀者主要來自兩方，一是關鍵字搜尋進入，二是經由社群媒體。後者可能未必會點選官網新聞，但會參與社群媒體的討論，因此社群媒體的經營與管理也就格外重要。在 2019 年 12 月 25 日，編輯在臉書上發表了〈行憲快樂〉貼文，文末「祝大家行憲紀念日快樂！！記得返鄉投票」。由於時機敏感，被網友認為有政治企圖而引發撻伐；當下所有編輯亂成一團，害怕引發退讚潮，最後決議將文章下架，但此舉亦引來「怕事」的負評。編輯此次的遭遇已超過 Journalism 1.0 範疇，考驗學生面對「第五權」的危機處理能力。《小世界》過去視社群媒體為推廣（官網內容）平臺，並無特別的守門機制，給予編輯較多的發文自由，但此事顯示：讀者對社群媒體的關注遠高於官網，這也讓師生有機會重新思索新聞學的定義與運作。

整體來說，《小世界》作為新聞教學診所，一方面能夠反映系上課程的成效，並隨時做課程內容的修正；另一方面，也能讓師生實際體驗 Journalism 2.0 的運作，即新聞已不再是守門而已，還包含平臺管理、社群互動及民主參與。學生除能學會各種新聞技能外，也能深切瞭解公民為何需要新聞識讀、又該如何參與公民討論。

儘管《小世界》的運作讓新聞學系看到數位轉型的曙光，但維持一間診所的運行，需要人力和經費。在課程尚未修改到位前，業師指導和工作坊的花費也是一筆可觀的支出；加上《小世界》數位化後，在缺乏資訊相關背景的新聞學系內，如何維護平臺的正常運作，也是一大考驗。誠如 Mensing & Ryfe (2013) 所說，教學醫院模式較適用於資金雄厚的學校；未來若無學校的金援，新聞學系能否依賴《小世界》持續轉型，也是未知數。同時，《小世界》對課程內容的建議，能否

被教師採納，也是問號。就此來看，新聞學系轉型的成敗，似乎仍有待時日驗證。

伍、結語

數位衝擊對新聞業、新聞學或新聞教育帶來了危機，卻也是轉機——在斷裂與變動的新聞環境中，尋求新的可能性。為瞭解新聞教育在數位時代所面臨的挑戰，本文從新聞學的改變、西方新聞教育的應對，乃至國內個案的分享，試圖藉此說明新聞教育為何要轉型、如何轉型，以及轉型可能的遭遇與困難，以供參考。當然，若要深入瞭解國內新聞教育如何面對數位挑戰，可能需要更全面地調查各大新聞院校師生們的意見與感受，甚至剖析國內新聞業的實際運作，以及他們對學界的建議與期望。

在梳理文獻的過程中，本人發現一般討論多偏重在追求新聞學的理想和課程改革的策略、成效，較少觸及改革的現實面，如：招生壓力、學校政策、改革經費、師資結構等問題。然而，轉型並非單憑「理想」或「時勢所趨」就能實現，而是牽涉勢力的拉扯，尤其是課程的汰舊換新，更涉及教師的權益，其中的利害唯有各系所正值轉型，才能察覺箇中深淺。本人在參與系所轉型的過程中，發現有三個問題是文獻較少提及，卻有待釐清。

一、新聞教育應進入 Journalism 2.0，但該以哪些規範作為倫理標準？

目前的文獻多建議，新聞教育應教導學生有關 Journalism 2.0 的各種技能，而較少談及一旦守門與參與之間發生齟齬時，新聞人員是要堅守新聞品質、抑或鼓勵言論自由？當「第五權」挑戰「第四權」時，是要恪守專業判斷，還是從善如流？以《小世界》為例，原只有官網設有守門機制，社群媒體則負責促銷和推播新聞。但實際運行後，發現儘管官網設有各種互動機制（如：表單、留言等），但一般網友多只在社群媒體上表態，它儼然成為官網的前哨站，編輯在上面的發言被視為官網的立場。顯然，社群媒體已變成「新聞」的一部分，那是否該進行「守門」？守門的範圍是只限於編輯貼文，還是所有言論？當編輯鼓勵網友參與討論時，若其言論過激、無中生有，甚或惡意中傷，是要海納百川，還是要進行處理？這些問題在在顯示，技術不能先行，必須同時有倫理規範支持。換言之，在教導 Journalism 2.0 技術之前，教師是否已經準備好帶領學生面對這些衝突：

即在保障言論自由、民主參與的同時，如何兼顧言論品質。新聞倫理的重建恐怕比新技術的學習，更刻不容緩。

二、新聞教育不應重技術而輕理論，但在數位時代，新聞學的理論內涵是什麼？又該教哪些傳播理論？

在翻閱文獻時，發現大多數學者主要關切實務的課程設計，探討哪些技術該教、如何教，但在理論部分，則是說明傳播相關理論對於理解新聞傳播過程的重要性，不能輕廢。然而，不論是新聞學或北美傳播理論，都是經驗性的研究產物，這些理論多停留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它們是否能用來解釋 Journalism 2.0 或數位現象？也就是說，當我們強調理論的重要性時，是否考慮其內容？以「傳播理論」為例，究竟該教哪些理論、教什麼，又該如何教。尤其當我們鼓勵理論融入技術時，如果理論的內涵維持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又該如何結合數位科技？這些問題遠非「重理論」或「平衡比重」就能解決，而是該進一步檢討新聞教育理論課程的內涵。

三、新聞教育師資的中老年化，能否應付快速變遷的數位環境？

對已有歷史的新聞學系來說，師資結構至今應該也接近中老年化，以世新新聞學系為例，在 2019 年師資平均年齡是 55.8 歲，他們的專長和技能大多在 Journalism 1.0 或類比時代。雖然近年來系所為了因應數位化，也招募不少新老師，但技術級教師按規定仍須有業界至少九年經歷，一般來說也不年輕，當下或許能勝任目前的技術，但未來新聞若走向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或 Web 3.0、甚或 Web 4.0，是否還能應付，也是未知的。其實，不只是技術級教師，如同前述，負責理論的老師也必須與時俱進。當然，年齡絕非影響教／學的關鍵；但老師們是否調整好心態，準備終身學習，帶領學生走在時代尖端，還是靜待新聞學系的沒落？新聞教育的改革，除了學生必須跟上技術外，教師的心態也應適時調整，為數位轉型做好準備。當教師們有這樣的自覺後，也期望學校當局能尊重專業，給予系所更大的自主空間，讓新聞教育的改革能朝正向發展。

參考書目

- 小世界 (n.d.)。〈登革熱〉。上網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取自 <http://shuj.shu.edu.tw/blog/tag/%e7%99%bb%e9%9d%a9%e7%86%b1>
- 林育萱、張瓊文、張雅筑 (2019 年 12 月 2 日)。
〈助長網路霸凌 新聞媒體成幫兇〉，《小世界》。上網日期：2019 年 8 月 10 日，取自 <http://shuj.shu.edu.tw/blog/2019/12/02/%e5%8a%a9%e9%95%b7%e7%b6%b2%e8%b7%af%e9%9c%b8%e5%87%8c-%e6%96%b0%e8%81%9e%e5%aa%92%e9%ab%94%e6%88%90%e5%b9%ab%e5%85%87>
- Adams, J. W. (2008). Industry guidance could help J-programs prepare print majors for convergence.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9(4), 81-88. <https://doi.org/10.1177/073953290802900408>
- Anderson, C. W., Glaisyer, T., Smith, J., & Rothfeld, M. (2011). Shaping 21st century journalism: Leveraging a “teaching hospital model”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New America Foundation*. Retrieved August 22, 2019, from https://www.academia.edu/1220873/Shaping_21st_Century
- Benedetti, P. (2015). The big sellout: A critical snapshot of the rise of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94-104).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 Bhaskaran, H., Mishra, H., & Nair, P. (2019).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post-truth era: Pedagogical approaches based on indian journalism students’ perception of fake new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4, 158-170.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9830034>
- Bovée, W. G. (1999). *Discovering journali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 Brasen, I. (2009, June 19). News 2.0: The future of news in an age of social media. *CBC News*. Retrieved September 12, 2019, from <https://www.cbc.ca/news/canada/news-2-0-the-future-of-news-in-an-age-of-social-media-1.796175>
- Breiner, J. (2013, May 17). How J-schools are helping students develop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skills. *Poynter*. Retrieved September 12, 2019, from <https://www.poynter.org/reporting-editing/2013/how-j-schools-are-helping-students-develop-entrepreneurial-journalism-skills>

- Briggs, M. (2012).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How to build what's next for news*. London, UK: CQ Press.
- Bruns, A. (2003). Gatewatching, not gatekeeping: Collaborative online news. *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07(1), 31- 44. <https://doi.org/10.1177/1329878X0310700106>
- Carbasse, R. (2015). Doing good business and quality journalism?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and the debates on the future of news media. *Brazilian Journalism Research*, 11(1), 256-277. <https://doi.org/10.25200/BJR.v11n1.2015.816>
- Casero-Ripollés, A., & Izquierdo-Castillo, J. (2013). Between decline and a new online business model: The case of the Spanish newspaper industry. *Journal of Media Business Studies*, 10(1), 63-78. <https://doi.org/10.1080/16522354.2013.11073560>
- Cochrane, T., Sissons, H., & Mulrennan, D. (2012). Journalism 2.0: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mobile and social media on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I. Arnedillo-Sánchez & P. Isaias (Eds.), *Proceedings of the IADI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Learning 2012* (pp. 165-172). Berlin, Germany: IADIS Press.
- Cohen, N. S. (2015).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and the precarious state of media wo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14, 513-533. <https://doi.org/10.1215/00382876-3130723>
- Corrigan, D. (1993). Journalism academia out of touch. *Editor & Publisher*, 126(40), 44-45.
- de Burgh, H. (2003). Skills are not enough: The case for journalism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Journalism*, 4, 95-112.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3004001484>
- Deuze, M. (2006). Global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 *Journalism Studies*, 7, 19-34.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500450293>
- Deuze, M., & Witschge, T. (2018). Beyond journalism: Theoriz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19, 165-181.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6688550>
- Donsbach, W. (2014). Journalism as the new knowledge profession and consequences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15, 661-677.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3491347>
- Downie, L., Jr., & Schudson, M. (2009). The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journalism: A report by Leonard Downie, Jr., & Michael Schudson.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August 15, 2019, from http://www.cjr.org/reconstruction/the_

reconstruction_of_american.php?page=al

- Ekström, M., & Westlund, O. (2019). The dislocation of news journalism: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epistemologies of digital journalism.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7, 259-270. <http://dx.doi.org/10.17645/mac.v7i1.1763>
- Egbujor, M. I. (2018). The relevanc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Kenya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ethical standards. Retrieved July 22, 2019, from https://www.globethics.net/documents/4289936/13403252/GE_Focus_46_isbn9782889312320.pdf
- el-Nawawy, M. (2007). Between the newsroom and the classroom: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for print journalism in Egypt and Jord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9, 69-90. <https://doi.org/10.1177/1748048507072785>
- Ferrier, M. (2012, August). *Media entrepreneurship: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faculty perceptions of what students should kno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Chicago, IL.
- Folkerts, J. (2014). History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6, 227-299. <https://doi.org/10.1177/1522637914541379>
- Folkerts, J., Hamilton, J. M., & Lemann, N. (2013). *Educating journalists: A new plea for the university tradition*. New York, NY: Columbian Journalism School.
- Francis, D. M. (2013, August 31). Educating journalists: A brief history of the debate on higher education goals. Retrieved December, 2, 2018, from <https://www.newfoundations.com/GENERAL/EdJournalist.html>
- Gasher, M. (2015). What is journalism education for?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105-110).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 Gans, H. J. (2004). Journalism,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democracy.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59, 10-16.
- Hirst, M. (2010). Journalism education “down under”: A tale of two paradigms. *Journalism Studies*, 11, 83-98. <https://doi.org/10.1080/02615470903217345>
- Huang, E., Davison, K., Shreve, S., Davis, T., Bettendorf, E., & Nair, A. (2006). Bridging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for converged media.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8, 221-262.

<https://doi.org/10.1177/152263790600800302>

- Karlsson, M. (2010). Rituals of transparency: Evaluating online news outlets' uses of transparency ri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and Sweden. *Journalism Studies*, 11, 235-245.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1003638400>
- (2011). The immediacy of online news, the visibility of journalistic processes and a restructuring of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12, 279-295.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10388223>
- Kelley, B. (2007). Teaching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26(2), 3-43.
- Larrondo-Ureta, A., Peña-Fernández, S., Meso-Ayerdi, K., & PérezDasilva, J. (2019). Applying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ocial media communication training: How innovative thinking is changing the way universities teach (Web) journalism. Retrieved August 22, 2019, from <http://ocs.editorial.upv.es/index.php/HEAD/HEAD19/paper/viewFile/9312/4589>
- Lemann, N. (2009, November 15). Journalism schools can push coverage beyond breaking news.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June 10, 2019, from <http://chronicle.com/article/Journalism-Schools-Can-Push/49115>
- Lugo-Ortiz, L. (2016). The academia, the media, and the ideal. professional: A generalist-multimedia journalist.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9, 271-286. <https://doi.org/10.15581/003.29.4.271-286>
- Lynch, D. (2015). Above & beyond: Looking at the future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Knight Foundation*. Retrieved January 20, 2018, from <https://www.knightfoundation.org/features/journalism-education>
- McDonough, K., Rodriguez, L., & Prior-Miller, M. R. (2009). A comparison of student interns and supervisors regarding internship performance rating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4, 139-155.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0906400202>
- Medsker, B. (1996). *Winds of change: Challenges confront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Arlington, VA: Freedom Forum.
- Mensing, D., & Ryfe, D. (2013). Blueprint for change: From the teaching hospital to the entrepreneurial model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nline Journalism*, 3(2), 26-44.
- Mihailidis, P., & Shumow, M. (2011). Theoriz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citizenship, and

- new media technologies in a global media age.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7(2), 27-47. <https://doi.org/10.29654/TJD.201112.0003>
- Newton, E. (2012a). Journalism education reform: How far should it go? *Knight Foundation*. Retrieved August 20, 2019, from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speeches/journalism-education-reform-how-far-should-it-go>
- (2012b). Promise, peril of “teaching hospit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2670-2673
- (2013). The ‘teaching hospital’—A goal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Knight Found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22, 2019, from <https://knightfoundation.org/speeches/teaching-hospital-goal-journalism-education>
- Nip, J. Y. M. (2006). Explo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7, 212- 236. <https://doi.org/10.1080/14616700500533528>
- Nisbet, M. C., & Fahy, D. (2015). The need for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in politicized science debate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58, 223-234. <https://doi.org/10.1177/0002716214559887>
- Patterson, T. E. (2013). *Informing the news: The need for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New York, NY: Vintage.
- Picard, R. G. (2015). Deficient tutelage: Challenges of contemporary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4-10).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er.
- Robinson, S. (2007). “Someone’s gotta be in control her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online news and the creation of a shared journalistic authority. *Journalism Practice*, 1, 305-321.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0701504856>
- (2011). “Journalism as Process”: The Organizational Implications of Participatory Online News.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3, 137-210. <https://doi.org/10.1177/152263791101300302>
- Sambrook, R. (2012) *Delivering trust: Impartiality and objectivity in the digital age*. Oxford, UK: 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 University of Oxford.
- Shapiro, I. (2015). To turn or to burn: Shifting the paradigm for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11-27).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 Singer, J. B. (2010). Norms and the network: Journalistic ethics in a shared media space. In C. Meyers (Ed.), *Journalism ethics: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pp. 117-129).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kinner, D., Gasher, M. J., & Compton, J. (2001). Putting theory to practice: A critical approach to journalism studies. *Journalism*, 2, 342-360. <https://doi.org/10.1177/146488490100200304>
- Sligo, F. (2004). NZ journalism unit standards: Are they still needed? *Pacific Journalism Review*, 10(1), 191-199. <https://doi.org/10.24135/pjr.v10i1.791>
- Šopar, V., Georgievski, B., & Trajkoska, Z. (2017).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Crafting the ideal journalism curricula for South East Europe. Retrieved October 16, 2019, from <http://respublica.edu.mk/attach/Building-Trust-in-Media-in-SEE.pdf>
- St. Clair, J. (2015). Doing it for real: Designing experiential journalism curricula that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new and uncertain world of journalism work. *Coolabah*, 16, 122-142. <https://doi.org/10.1344/co201516122-142>
- Takahashi, B., & Parks, P. (2018). Journalists and communicators' perceptions of their graduate training in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n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based journalism principles.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5(94). <https://doi.org/10.3389/fenvs.2017.00094>
- Todd, V., & Levine, G. (2010, August). *Internship supervisors' evaluation of communications majors' internship performa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nnual Meeting, Denver, CO.
- Vázquez Schaich, M. J., & Klein, J. S. (2013).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education: Where are we now? *Observatorio (OBS*)*, 7(4), 185-211. <https://doi.org/10.15847/obsOBS742013715>
- Vine, J. (2016). Teaching and learning journalistic responsibility in the post-digital revolu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5(2), 14-26.
- Wagemans, A., Witschge, T., & Deuze, M. (2016). Ideology as resource in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The french online news startup mediapart. *Journalism Practice*, 10, 160-177. <https://doi.org/10.1080/17512786.2015.1124732>

- Ward, S. J. A. (2010). Inventing objectivity. In C. Meyers (Ed.), *Journalism ethics: A philosophical approach* (pp. 137-152).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nger, D. H., Owens, L. C., & Cain, J. (2018). Help wanted: Realigning journalism educ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op U.S. news companie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73, 18-36. <https://doi.org/10.1177/1077695817745464>
- Williams, A. T. (2017). Measuring the journalism crisis: Developing new approaches that help the public connect to the issu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1, 4731-4743.
- Wotkins, R. S., III. (2014).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age of journalism. *GSTF Journal on Media & Communications*, 2(1), 28-33.
- Young, M. L., & Giltrow, J. (2015). A mobile responsive expertise: Learning outcomes,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he “teaching hospital” model. In G. Allen, S. Craft, C. Waddell, & M. L. Young (Eds.), *Toward 2020: New directions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pp. 46-63). Toronto, Canada: Ryerson Journalism Research Centre.

Digital Challen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t Shih Hsin University

Lin, Yu-L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changed the environment for news production, and has had an unprecedented impact on news industry and journalism education. The crisis remains a turning point, opening up new possibilities in a chaotic, disruptive journalistic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elf-reflection of a journalism educator,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challenges and reforms of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by explo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journalism, the countermeasures of western journalism education, and the domestic transformation case. This study takes the journalism department of Shih Hsin University as a case to explain both why journalism education needs to transform and how it should transform,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such transformation.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were made to establish ethical standards for Journalism 2.0, to re-examine the connotation of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to adjust the mindset of teachers.

Keywords: Journalism 2.0, journalism education, journalistic teaching hospital model, entrepreneurial journalis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 Email: ylin@mail.shu.edu.tw

Received: 2020.3.23

Accepted: 2020.9.5